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詩話

卷之四

論衡卷十七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麒麟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麒麟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麒麟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麒麟此言妄也夫鳳皇麒麟聖人亦聖聖人恹恹憂世鳳皇麒麟亦宜率教聖人遊於世間鳳皇麒麟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麒麟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案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一有字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為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麒麟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麟審為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麒麟失其實也鳳皇麒麟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矣夫如是為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過其實春

秋曰西狩獲苑騶。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騶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騶為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騶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騶為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騶之至。怪所為來。實者騶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騶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騶。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獲。獲也。故孔子見騶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騶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騶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騶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騶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騶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為之不翔。焚林而畋。漣池而漁。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漣。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騶騶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

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體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物一有出聖。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鳥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為鳥。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鳥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為聖王來。是謂魚鳥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為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為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眾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

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鸛鵒來巢。占者以為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為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為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為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皇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鸛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鸛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為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為吉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著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著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為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為天使。其來神恠。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遇遭雨而陰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為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

是應篇

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為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蓬蒿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頌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褻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褻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為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褻增過其實也。若夫蓬蒿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蓬蒿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莖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蓬蒿以為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蓬蒿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蓬蒿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蓬蒿以風之乎？厨中能自生蓬蒿，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蓬蒿，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搖持，以當疾風，蓬蒿不鼓動，言蓬蒿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

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薤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薤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歷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為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歷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為福夫蓂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霽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頌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歷日於宸坐旁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歷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

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若心聽獄。預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祇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為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魍魎也。儒者說云。魍魎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魍魎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魍魎一角。體損於羣。不及眾類。何以為奇。魍三足曰魍。魍三足曰魎。案能與魎。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魍魎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為二。或時魍魎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魍魎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魍魎能觸。謂之為神。則魍魎之徒皆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魍魎

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
上。杖鉞把旄。號其眾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
害汝。則復魃魍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
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眾。夫魃魍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
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
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
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見於
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曰
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
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為發生。夏
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甯。四氣和為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和氣之名也。恐非者
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為景星。豈爾雅所言
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
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
曰灋。灋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
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

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著於樹木。不著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溼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著樹木。案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為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誇。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為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

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為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然。有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

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隣。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隣。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瘟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為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為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雩祭。周楚有禍。緄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為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為。天氣

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若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為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誅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十八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謹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為故自然焉在無為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為利欲之為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為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為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為有欲故動動則有為。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為。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

二則仲父為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為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謹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謹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謹告之變。曰：天能謹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謹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為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咎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為相，若不為相，汲黯為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揚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謹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為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書不就，不為不成。天地出之，有為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為鬼書授人。復為有為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字有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為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為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

氣為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為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蔥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為文字復為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為楮一作本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為生也自為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為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為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為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為之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為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腠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為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偽故一見恍惚消散滅亡有為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一須有為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為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為也或為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問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握之明日枯死夫欲為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為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為而有為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為也天地為鑪造化為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為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為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